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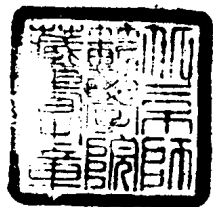


〔宋〕梅堯臣 著
朱東潤編年校注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780304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0304

I222.7/64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中

〔宋〕梅堯臣 著
朱東潤編年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0311

780311



1222.7/64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下

〔宋〕梅堯臣 著
朱東潤編年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0316

780316



責任編輯 劉德權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宋〕梅堯臣 著

朱東潤編年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2.5 字數 783,000

1980 年 1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000

統一書號：10186·221 定價：（七）4.95 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並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前言

對梅堯臣集進行校注工作之初，我對於整理文學遺產的認識是不足的，因此沒有對自己提出較高的要求。我認為祇要根據宛陵文集的幾種通行版本加以校勘，就可解決問題。但是在進一步探索以後，纔看到這樣的估計是錯誤的。不同的版本出於一個來源，而這個最初的本子確實是編次混亂，粗疏草率，不能反映作者梅堯臣的面貌。這就造成儘管他在生前被推為詩壇的領袖，但是在時代轉變以後，讀者無從理解他在作品中如何反映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如何進行政治鬭爭，如何抒寫人民生活。我認識到要進行整理，首先必須摸索這部著作是不是存在重行編年的可能。

在初步摸到原編者的規律以後，我作出宛陵文集分卷編年表，同時也寫成重編梅堯臣集的體會一文，向同志們徵求意見。這件事使我獲得同志們很大的幫助，尤其是呂貞白同志惠借所過錄的夏敬觀先生梅宛陵集校注的稿本，更是不可輕得的支援。夏先生是近代研究梅堯臣著作最有成就的學者，他的手稿雖然沒有完成，但是由於他的精湛的學力，仍富有指導的意義。我的這部編年校注的工作，就是在夏先生的影響下獲得一些認識的。

編年方面，我試圖把梅堯臣的作品和時代密切聯繫起來。就他創作活動的三十年，把每一年的作品列為一卷，共三十卷。我也曾試圖就元張師曾所作的梅堯臣年譜進行訂補，但是隨即發現這部年

譜不僅沒有把梅堯臣和梅堯臣所處的年代聯繫起來，同樣也沒有把梅堯臣一生幾個關鍵性的問題交代清楚，因此祇有放棄原來的企圖。現在我把梅堯臣逐年的遭遇記在當年的作品之前，這就可以使那年的年譜和作品，密切結合，開卷可得。是不是可以這樣做？這是一個嘗試。

校的方面，我利用了夏先生的成果，但是沒有把夏先生的成果直接搬過來。夏先生繼承莫友芝的看法，認為宋本是比較好的本子，因此在校勘的時候，以宋本為底本。但是經過比較對勘以後，我認為宋本儘管書法娟秀，筆畫工整，但是這些條件祇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和殘存的宋嘉定本對比，宋本和其他的版本一樣，固然缺少了大量的篇幅，即在沒有殘宋本對比的那一部份，宋本和他的版本相比，錯誤的比例，大約為四對一。因此我在校勘的時候，自第十三卷至十八卷，第三十七卷至六十卷，有殘宋本可據的部份以殘宋本為底本，其他三十卷無殘宋本可據的部份以萬曆本為底本，——當然能以正統本為底本可能好一些，但是正統本在北京圖書館，我手中僅有校記，所以祇能用萬曆本。在校記中，注明某本作某字，由讀者自己抉擇，不作主觀片面的改動。有時諸本相同，仍感不安，本有根據上下文進行活校之法，這裏備存夏敬觀、朱孝臧、冒廣生諸家之說，間有所見，亦附篇末。

注的方面，我保存了夏先生的原注。夏先生引用故籍，有時略加刪節，與原文不盡相同，古人引書，本有此例，未便加以更動。夏注以六十卷本為底本，現在經過改編，先後次序多所變更，同一語詞，有時先出者反而在後，本文的位置既變，夏注的位置亦隨之而變；因此從改編本看，同一語詞，有時先出者無注而後出者有注。這就不免違反下注的通例，但在保存夏注的原則之下，不得不打破常規。夏注以

外，我又作了補注，主要力量集中在作品年代的考證方面。對於個別字句的解釋，我和夏先生一樣，有時認為不妨留給讀者自行探討，無須強作主觀的判斷。注者的努力方向，主要在於使讀者瞭解作品和時代的關係。

全書之前，有敘論四篇，對於評價、編年、版本、原注四個方面，分別作出比較全面的交代。全書之後，有遼錄十六篇，轉錄墓誌銘、宋史本傳、序、跋、題記等資料，對於理解梅堯臣的作品，都有較大的意義。正因為如此，所以不能稱為附錄，祇能稱為遼錄。

從一九六〇年開始探討，由於自己的努力不夠，直到一九六五年，纔把這份工作做一個初步的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全稿束之高閣。粉碎了「四人幫」，黨的雙百方針重新得到貫徹，我才又有機會對全書重新加以潤飾。我謹在此對於曾經先後給我支援的同志們，尤其是呂貞白、冒效魯、王士菁、江士凡、梅運生、顧易生等同志，致以由衷的感謝。

由於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業務水平都很不夠，書中的錯誤和缺點，一定有很多自己沒有認識，因此不及改正的，請求同志們詳細指正，給與修訂的機會。

一九七九年二月朱東潤

敘論一 梅堯臣詩的評價

梅堯臣是宋代一位重要的詩人。從堯臣起，宋詩打開自己的道路，不同於唐詩，而又賦有自己的面目，不爲唐詩所掩蓋。在堯臣生存的時候，他的朋友歐陽修對他極端推崇，後輩如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對他更是交口稱頌。南宋而後，陸游是非常重視堯臣的，他說：

突過元和作，巍然獨主盟，諸家義皆墮，此老話方行。趙璧連城價，隋珠照乘明，粗能窺梗概，亦足慰平生。

——劍南詩稿卷五十四書宛陵集後

李杜不復作，梅公真壯哉，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鍛煉無遺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

——劍南詩稿卷六十讀宛陵先生詩

劉克莊詩話說：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爲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熄，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

——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

但是諸家對於堯臣的作品，都沒有給與全面的評價。從歐陽修起就是如此。他在四篇詩文裏，有四個不同的提法。

第一篇是書梅聖俞稿後：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

——歐陽文忠公集卷七十三

這篇作品雖然爲後人所稱道，其實作於明道元年（一〇三二），那年堯臣三十一歲，還沒有建立自己的風格。歐陽修二十六歲，對於詩文的認識，也有待深入。

第二篇是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

緬懷京師友，文酒邈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盪。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霧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澗，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噉，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

這是慶曆四年（一〇四四）的作品，那年歐陽修正以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出差河北；蘇舜欽是宰相杜衍的女婿，以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獨有堯臣確是窮得走投無路，他因爲沒有考中進士，憑着叔叔梅詢的恩蔭，做過三任主簿、兩知縣事、一任監稅，現在又到東京尋找出路。歐陽修的這首詩，寫出了堯臣的處境，古硬二字也作了一定的評價。

兩年以後，慶曆六年（一〇四六），歐陽修有一篇有名的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

——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

慶曆四年（一〇四四）十一月東京的統治階級內部爆發了一次鬭爭，舊派掌握政權，新派遭到打擊，杜衍下臺，蘇舜欽遠走蘇州。此後歐陽修也連帶地受到貶斥，以知制誥出知滁州。堯臣依靠舊交王舉正的汲引，到許州擔任簽署忠武軍判官，慶曆六年（一〇四六）四十五歲，序言「年今五十」，止是約舉大數。

堯臣的晚年，在東京爲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官雖不大，但是生活總算安定下來。嘉祐五年（一〇六〇），堯臣死後，次年歐陽修作梅聖俞墓誌銘，論到他的詩作：

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詈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矜而不怨，可謂君子者也。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三

在歐陽修這四篇作品中，書後止是一篇少作，評論不夠深刻；詩集序寫出堯臣的窮困，給以一定的安慰，但是也沒有作出適當的評價。墓誌銘對於堯臣，進行了全面評價的嘗試，但是對於堯臣的爲人，強調了仁厚樂易的一面，而把他那敢於鬪爭的一面掩蓋起來，甚至說他「用以爲驩而不怨懟」，爲他進行辯護，這樣的評價便不能正確了。值得注意的是水谷夜行，這一篇雖然提得簡單，強調了藝術成就而忽略了思想內容，但是指出堯臣的古硬，確實揭露堯臣獨特的作風。堯臣也很欣賞這一個提法。他在慶曆四年有寄蘇舜欽一首：

吾交有永叔，勁正語多要，嘗評吾二人，放檢不同調。其於文字間，古硬與惡少，雖然趣尙殊，握手幸相笑。

這是水谷夜行的反映。晚年他又說起：

我今存若亡，似竹空有節，人皆欲吹（疑當作炊）置，老硬不可截。——卷二十九送侯孝傑殿丞簽判潞州

從這幾句詩裏，看到他很欣賞「古硬」的評價。「硬」當然止是堯臣的一面，但是這是不可忽略的一面。

對於堯臣，要想作出全面的評價，必須考慮到他的家庭出身、生活狀況、學習環境、詩風轉變等等，以求出最後的結論。

堯臣的父親梅讓是安徽宣城雙溪的農民，因爲弟弟梅詢做了大官，他的生活逐步好起來，他常說起：「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堯臣十二三歲以後，跟着梅詢在外。梅詢是當時有名的詩人，對於堯臣曾經起過一定的影響。歐陽修說堯

臣「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可能指的這一段時候。三十歲那一年，堯臣調任河南縣主簿，到了洛陽，深深受到西京留守錢惟演和西京通判謝絳的影響。謝絳是他的妻兄，在各方面都顯得比較成熟，堯臣對他是十分推重的。錢惟演是西崑派詩人，他的才華，尤其是他的關切，深深地抓住堯臣的心靈。宋詩的開山祖師，是在西崑派的熱情愛護中長大的，正是一件不易理解的事。同時的人物還有歐陽修、尹洙、尹源、楊子聰、王尙恭、王復。當時他們過着「洛陽才子」的生活，堯臣曾說：

醉憶曩同吾永叔，倒冠落佩來西都，是時豪快不顧俗，留守贈絳少尹俱。高吟持去擁鼻學，雅興付唱纖腰姝，山
東腐儒漫側目，洛下才子爭歸趨。

——卷二十一 四月二十七日與王正仲飲

儘管如此，但是堯臣沒有忘去他是從鄉間來的，從他的詩句中，我們始終嗅到泥土的氣息。在五十歲那一年，他有這樣的幾句詩：

平生少壯日，百事牽於情，今年輒五十，所向唯直誠。既不慕富貴，亦不防巧傾，寧爲目前利，寧愛身後名？文
史玩朝夕，操行蹈羣英，下不以倣接，上不以意迎。衆人欣立異，此心常自平，譬如先後花，結實秋共成。

——同卷依韻和達觀禪師贈別

在堯臣一生中，給他打擊最重的是他始終沒有掙到一名進士。宋代是一個重視科舉的時代，即使有門蔭制度，許多人可以由此走上宦途，但是遠遠抵不上進士的吃香。歐陽修說堯臣「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最後的一次在景祐元年（一〇三四），那年他卸去河陽縣主簿，到東京去應試，但是依然落得一名「不第秀才」。慶曆八年（一〇四八），他在和一位燕秀才進京應試的詩中說起：

慙予延蔭人，安得結子韞，心雖羨名場，才命甘汨沒。祿仕二十年，屢遷龍榜揭，在昔見麻衣，于今盡超越。是以對杯觴，謹嚴微敢忽，寧唯畏後生，自恨疎節骨。

——卷十八和淮陽燕秀才

堯臣是一位仁厚樂易的人物，但是一談到應試下第，便充滿憤慨：

大盤小盤堆明珠，海估眩目迷精蠟，斗量入貢由撥拾，未必一一疵類無。不貢亦自有光價，此等固知魚目殊，許生懷文頗所似，暫抑安用頻增吁。倚門老母應日望，霜前稻熟春紅稈，歸來爛炊多釀酒，洗蕩幽憤傾盆盂。九卿有命不愁晚，朱邑當年是齋夫。

——卷二十二許生南歸

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已遭俗棄擲，妄意堪憤惋。他時有識別，終必爲寶玩，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鍛。改作毛遂錐，穎脫奚足算。

——卷二十七送甥蔡嗣下第歸廣平

這樣的憤慨是深刻的。當然，在古代社會裏，下第的秀才論千論萬，抱有這樣憤慨的人也是論千論萬，可是深刻的程度並不因爲同感的人較多而有所減輕，因此也必然要反映到他們的作品中去。

中國古代的詩人，能把作品保留到今天的，絕大多數屬於地主官僚階級。這不是說人民當中不會產生自己的詩人，但是在階級社會裏，他們的作品不會獲得地主官僚階級的欣賞，因此便遭到埋沒，騰下來的止有地主官僚階級的作家。這些作家中，當然也有比較好一些的，他們會本能地愛護自己的親人，也會由於認識到個人和集體的關係，愛護自己的國家。堯臣是不是地主，現在沒有明證，但是他的叔叔是官，自己是官，兄弟之中也有官，生活雖然不太優裕，但是在當時的社會中也還算是比較優裕的，因此把他列入地主官僚階級，不至於有太大的偏差。

作爲地主官僚階級的一員，他和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距離，因此不能瞭解人民的生活，也就當然不能成爲人民的詩人。我們列數古代的詩人，這是一般的情況。但是在詩人本身遭到迫害的時候，他理解到被迫害的痛苦，在他遭到壓抑的時候，他理解到被壓抑的痛苦。於是他做出被迫害、被壓抑的詩來，訴說自己的痛苦，也訴說了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痛苦。這樣的詩人，便成爲同情人民的詩人，而其中最有成就的甚至可以由人民的代言人而上升爲人民的詩人。杜甫就是這樣的一位，倘使杜甫中了進士，或是獻三大禮賦而後獲得提拔，可能他的成就不過在賈至、王維的當中分一席之地，最多止是一位張九齡。可是正因爲他「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他在中國文學史中樹立了獨有的地位。瞭解到這一點，我們便會認識到堯臣的「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恰恰給他一個和人民比較接近的機會，因此能訴說人民被迫害、被壓抑的痛苦。當然，這只是說他有某些作品，可以說是人民的代言人或是人民的詩人的作品了，而不是說他的全部作品，或大部份的作品。地主官僚階級究竟是地主官僚階級，他不可能放棄自己的愛好，違反自己的利益，因此不可能成爲一位徹頭徹尾背叛自己階級的人物。白居易與元九書說：「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串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居易對於杜甫的成就，還感到有所不滿，其實從杜甫的階級出身講，這樣的成就，已經是絕無僅有了。

在對於梅堯臣作出評價的當中，我想可以從思想認識和藝術成就兩個方面討論。首先討論他的

感情。

堯臣二十六歲結婚，夫人謝氏，年二十歲，是謝濤之女，謝絳之妹，一位地主官僚階級出身的婦女。堯臣四十三歲那一年，湖州監稅任滿，正在攜同家屬，前赴東京的途中，路經高郵三溝，謝氏病歿。對於堯臣，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他對於謝氏是熱愛的，爲了謝氏，他寫下不少的詩篇，尤其在謝氏死後，他的悼亡三首深深地揭出心底的悲哀：

結髮爲夫婦，于今十七年，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我鬢已多白，此身寧久全，終當與同穴，未死淚漣漣。每出身如夢，逢人強意多，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世間無最苦，精爽此銷磨。從來有脩短，豈敢問蒼天，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譬如愚者壽，何不假其年，忍此連城寶，沉埋向九泉。

——卷十四

悼亡三首以後，一系列的作品：

淚	秋日舟中有感	新冬傷逝呈李殿丞	正月十五夜出迴	懷悲	七夕有感	秋夜感懷	夢感	秋雁	懣
澗畫夢	靈樹鋪夕夢	憶吳松江晚泊	丙戌五月二十二日晝寢夢亡妻謝氏同在江上早行	夢靚	悲書	麥	懣		
門冬	內子吳手中植	梨花憶	戊子正月二十六日夜夢	寄麥門冬於符公院	八月二十二日過過三溝				

這些詩都說出了他對於謝氏的熱愛。沒有深厚的感情，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詩句的。當然，我們也不必以爲堯臣除了謝氏以外，沒有其他的眷戀。就在謝氏生存的當中，堯臣的一日曲、惱農、相逢、惜春、花娘歌都反映了他在鄧州、湖州這方面的一些情況。